

与读者闲聊（20210626）

看过原文的读者，看看蓝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有人说，不喜欢闲聊系列。

长文和闲聊系列，各有分工。

长文偏重理论，闲聊往往是一些结合一些现实的内容或相对较短的内容。

两种文章各有读者群。

非要废除一类，那么那些读者怎么办？

再说，我也没有看到过他支持长文。

上次关于房产税的文章，拆成三份。

前两部分没问题，大家看看就完了。

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



从去年发生零元购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了当事人投诉警察执法过程的权力。

这种想法的起因当然是好的，把公权力关进笼子。

但是，在实践之中就成了另一回事。

我曾经在分析中国治安好于欧美的文章中分析过，欧美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在野的资本家和民间的教父，所以默认国家是最大的迫害者，使用一切手段限制国家权力。

民间并不是一片祥和，否则也不会有刑事案件。但是，对统治阶级来说，他们需要国家机器做到的只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包括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扩张现有势力范围和避免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进入本国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

资本家和教父住在深宅大院，出入豪车怒马，枪多、钱多，雇佣的保镖、打手多，讼棍也多，普通人遇到他们，拔枪对射打不过他们，打官司打不过他们。限制了国家的权力，他们就可以称王称霸。

社会渣滓危害不到他们，严格限制公权力，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民间的社会渣滓，从走上社会就在违法的灰色地带徘徊，坑蒙拐骗偷，杀人越货贩毒强奸，他们每天都在社会上以身试法，在监狱里交流经验，对刑法的熟悉程度，甚至不亚于专业律师。

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很熟悉制度的笼子的边界在哪里。他们既可以祸害良民，也知道怎么规避法律。相比之下，大多数良民的主业不是犯罪，也不会天天与警察打交道，并不熟悉刑法，也不熟悉怎么投诉警察。

无差别给予所有人投诉警察的权力，那么滥用这些权力的无疑是这些社会渣滓。



所以，自从给予这项权力，美国警察出警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努力让这些社会渣滓及其亲友满意——“亲，你儿子寻隙滋事，我来抓他，你要给个好评啊……”

给了老鼠投诉猫的权力，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美国联邦政府推出这项安抚政策，美国警察的选择自然是避免刺激社会渣滓，少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小偷小摸，无事生非，寻衅滋事，贩毒卖淫，迅速增长。

于是，良民自然不满意。表面上看，社会稳定，一片祥和，实际上，社会风气在迅速恶化。

当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人人自私自利，以既能祸害他人，又不被法律追究为能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风气，本来也不好。

人民和公民是两个概念，社会渣滓属于公民但不属于人民。承认不承认公民内部有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如果承认公民内部有矛盾，那就应该剥夺一部分人一部分权力，比如社会渣滓投诉警察的权力。

这种社会之中，各种帮派分子获得存在的空间。

这些帮派分子，是社会渣滓之中，比较强悍，比较有野心，比较有组织能力的一类。

他们进可以聚敛大笔的财富，游走于法律边缘，使用暴力垄断某种生意。

他们退可以扮演维护一方秩序的侠客，黑吃黑，有效胁迫那些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警察和监狱无法有效对待其他社会渣滓——法律动不了你，我动得了你，敢在我的底盘上乱来，轻则一顿臭揍，重则大卸八块，埋尸荒野。



日本的山口组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侠义的武士，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确实能对付那些警察和法院对付不了的渣滓，他们也控制黄赌毒和高利贷。

二战期间，美国纽约的黑帮帮助美国海军控制纽约的港口。警察需要依法执法，需要按照程序办事，黑帮不需要。

他们对民间有极强的控制力，可以做依法行政的政府机构和警察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层组织，是资本主义政权的夜壶，政客对他们睁一眼闭一眼，隔三差五敲打敲打，必要时铲除血债累累、臭名昭著、尾大不掉的头目。

从另一个角度，这样的组织是统治阶级控制劳动者、维护对其有利的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统治者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这样的组织的存在。

当然，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出现非黑社会头目担任警务人员，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现象。

解放前，在黄金荣的地盘上，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渣滓都规规矩矩——不听话，就捆起来扔进黄浦江。不会有人投诉黄金荣，黄金荣出警也没有人敢给差评。不用说公开地说什么，腹诽都是罪过，一不小心说走了嘴，麻烦就来了。当然，渣滓们规规矩矩，并不代表这个社会没有罪恶，黄赌毒都被黄金荣整合，成为他的经济基础。

许多南美国国家，今天也是这样。看过《精英部队》的读者，应该对巴西的警官们控制贫民窟的水、电、煤气、有线电视、黄赌毒和选票有印象。刚正不阿的SWAT特种部队“骷髅头”的队员和队长，因为不同流合污，遭到暗杀和政治陷害。

那样的社会是福是祸，只能大家自己评判了。

不过，也有的政权不需要这样的组织。



当年，天津的流氓头子袁文汇也是这样的看的。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维持社会统治，都离不开青红帮。他相信，新中国也需要他。

他打错了算盘。

新中国建立在人民基础上，有自己的基层组织，不需要他。反过来，为了充分动员人民，调动人民，必须镇压这些使用血腥手段控制民众的反动组织。这样做，既是迟到的正义，又是取信于民，还是打掉封建、买办、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伸向基层民众的触手。

于是，袁文会被枪决了。

大多数美国人对法律的了解，尤其是涉及自身利益的民法和刑法的了解，非常有限。

在实体正义让位于程序正义的时代，怎么维护自身的利益，有广泛而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免费的法律援助所能提供的。

绝大多数人又支付不起专门的律师咨询的费用。能够支付这样的费用的人，大多也不是良善之辈。比如，教父把汤姆黑根培养成律师。

在吃饭、蔬菜零售都能和互联网结合，弄出美团外卖的时代，有没有人想过“法律服务+互联网”呢？

不过，律师服务的平民化，普通人都拥有律师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就如同人人有枪的美国，并不能保证普通人的安全一样。也如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人均本科毕业，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受压迫的问题一样。

当一部分有枪，一部分人赤手空拳的时候，有枪者可以在冲突中压到对方。当一部分人接受高等交易，一部分没有接受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收入更高。但是，一旦枪支和高等教育普及，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处境又回到了原点。最终，多数人陷入火力与教育水平的军备竞赛。

所以，当律师服务平民化以后，最终出现的，必然还是谁的钱更多，谁获得更大的社会权利。

那些原本从不出钱购买律师服务的人，为了活下去，为了在社会上生活的基本尊严，最终也不得不进入这场法律资源的军备竞赛。

这就如同在大多数人陷入教育军备竞赛的时候，即使为了争取一个普通的超市收银的岗位，也需要有大专文凭一样。即使为了去超市收银，也要用两年时间读大专一样。

改变这种恶性竞争，必须改私人资源决定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规则。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必须与私人资源脱钩，与其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或损害）和基本需求挂钩。

具体到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裁决方面，必须改变这种由个人资源决定其获得的法律资源，以及对程序的熟稔程度决定裁决结果的做法。法律对社会行为规范的结果，必须尊重实体正义，必须考虑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对社会的影响和示范效应。

这的做法显然违背掌握更多的物质资源的极少数人必然要求更大的社会权利的私有制社会的必然规律。这样的做法也必然遭到他们的强力抵制。他们掌握足够物质资源，能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任何违背他们利益的人，要么身败名裂，要么肉体消灭，要么身败名裂加肉体消灭。

许多蠢红说到底，不是红。

他们对当年的推崇，只是停留在挫败联合国军的层面，却从来不问，也不想了解，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哪里来的力量挫败联合国军的进攻。

不了解这一点，充其量只是是力量的崇拜。既然是对力量的崇拜，他们就完全可以崇拜大国沙文主义时代的苏联，席卷欧洲的纳粹德国。

红，作为一种政治色彩，是带有阶级性的。回避阶级性，逃避阶级性，只是对力量盲目崇拜的蠢货，既可以崇拜革命力量，也可以崇拜反革命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足够强大，与图腾崇拜没有本质区别。

说到底，这是一些内心极度卑微，缺乏力量，渴望力量的懦夫。

打土豪，分田地，是合二为一的。

对普通群众来说，土豪血债血偿，报仇雪恨，还他们一个公道；获得田地，从此不受剥削，没有压榨，还他们一个公平。

看了看《人民的名义》看了三分之一，实在看不下去了。

亲戚、师徒、父子、赘婿、故交、外围女、秘书，这里面，有人民吗？

一个没有背景的老处长，赵德汉，一上来就栽跟头了。

一个草根土豪，蔡成功，登场就破产。

一个工会主席，郑西坡，攀附陈老。

陈老说话管用，因为和省委书记沙瑞金有旧。

这剧情，让二月河编剧，换成宫斗戏，大家都留上辫子，戴上顶戴花翎，胸前挂上补子，一样可以拍的不错。

前任汉东巡抚光植党羽，其子和爪牙为非作歹，新任巡抚和钦差大臣，两位青天大老爷，去汉东收拾前任巡抚的党羽，已经告老的官员为民伸冤，党羽们有的立即改换门庭，有的自尽，自此河清海晏，皆大欢喜.....

批判一样东西，首先要把被批判的东西看完，但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毕竟没有必要逼迫自己捏着鼻子吃屎。

有人问，如果陈海醒过来，怎么安排侯亮平。

你懂的。

原先看《水浒传》，一群好汉。



现在看《水浒传》，好人不多，鲁智深、武松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乡贤、地方恶霸、胆小怕事的军官、监狱黑牢头、流窜犯、杀人犯、被拉下水的富豪、黑白通吃的基层官吏.....

普通人呢？普通人就是孙二娘包子铺的肉馅。

原先看《西游记》，看神佛妖魔斗法，现在看，是年轻干部成长史。

孙悟空搭上唐僧的取经的车，取经圆满，到大雷音寺，封大职正果，斗战胜佛。

个人的成长，当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也要顺应佛祖的布局。

前几天看了《钱学森》。

1955年回国，1956年任动力研究所所长。

主席问，我们自己的导弹什么时候能出来？

钱学森回答，仿制一年，自主研发四年，箭弹合一八年。

中国很穷，但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试验场给试验场。

1960年困难时期，聂帅亲自拍板保证科研人员的特供食品。



东风一号发射试验，弹体蒙皮出现问题，发射不发射，争执不下，报到聂帅那里。

聂帅问：是组织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听钱学森的。

东风2号试射失败，没有追责问责，而是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导弹工业部）副部长。

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们，绝对服从钱学森领导。

聂帅为钱学森提供一切支持，钱学森提出的要求，聂帅都尽全力满足。夸张点说，聂帅用自己的权力，为以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们服务。

当然，说到底，聂帅是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为不再被宰割，需要两弹一星。

上下一心，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

如此而已。

蠢货说：你们和钱老差得远，你们自己不努力，你们不配有钱老那样的待遇。

既然他们这样想的话，那大家自然就用脚投票了。然后蠢货们又惊诧：人才流失怎么这么严重？你们怎么不爱国？



千里马有千里马的待遇，不是千里马就没有千里马的待遇。那么八百里马呢？五百里马？你给他们什么待遇，你怎么对待他们？是礼贤下士，还是当电池用，当韭菜割？

千里马哪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八百里马之中成长起来的？八百里马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五百里马中成长起来的？把八百里马当电池使，把五百里马当韭菜割，还指望有千里马为你效力？

就是真有千里马，回国之前也要掂量掂量，回来会不会被你当八百里马用。

真有两千里马，自信到哪里都有待遇，也要掂量掂量，回来能不能搜集到足够的八百里马组成自己的团队，自己回国会不会成为光杆司令。

举钱学森的例子，因没有人拍当年无数默默无闻的无数劳动者。他们没有千里马那样的待遇，但是当时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韭菜，不是电池，他们和领导之间是亲兄弟，不是塑料假兄弟，只是分工不同。

大家一口锅吃饭，按照贡献不同，有的人吃的稠些，有的人吃的稀些。锅里肉多了，按照贡献不同，大家多少都有份，有人吃里脊，有人吃肥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喝汤。

大多数人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不是千里马，不配吃里脊，但是他们也有贡献，你总要按照他们的贡献，给他点骨头啃吧，总要让他喝碗汤吧。

还是那句话，把我当士人当兄弟，还是把我当电池当韭菜。

把我当士人，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国家一穷二白，我们也没有非分之想，但是我们相信，以后日子好了，我们也能喝到汤。

当电池当韭菜，尽力压低劳动力成本，我越卖力，输出功率越高，你的供电指标提得越高，镰刀磨得越快。

没有人是傻子。

有机会聊聊治安战，治安战的胜负，说到底，在人民的态度。

阿富汗乱了，如同一个滋生苍蝇的垃圾堆。

一年给500万美元，在你的地盘上修一个训练营，同意不同意？

大多数当地头领，都会同意的。

西北可能又需要人了。

处理天下的事情很容易，也很难，说到底，一个公与私的问题。

